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崇禎曆書》及其相關史料研究

祝 平 一*

一、奎章閣藏之《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標示著中國曆算史的一個斷裂點，此後中國便採用歐洲的天文技術制訂曆法。但因《崇禎曆書》已無完本，其原貌為何，今已難辨，因此有不少學者想重建其原貌。除了早期潘鼐《中國科學技術典藉通彙：天文卷》中將《崇禎曆書》與《西洋新法曆書》合併，以便整理出一個選本外；[1] 2006年在外蒙古師範大學第四屆科技典籍研討會，亦以《崇禎曆書》為題。顯見仍有不少學者對《崇禎曆書》的原貌為何深感興趣。[2]

《崇禎曆書》的歷史相當複雜。該書的初稿雖於徐光啟(1562~1633) 在世時大致編定，並將內容進呈。徐死後，由李天經(1579~1659) 繼任，重新編纂，但全書的出版過程仍難詳考。尤有甚者，該書入清後數度易名重編。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在順治二年底(1646) 編定出版時，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1673年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再度改為《新法曆書》；但乾隆朝收入《四庫全書》後，又改名為《新法算書》。這幾次重編雖有增刪，但內容大致相去不遠。雖然算表部分在《西洋新法曆書》中迭有更新，但理論性的曆算部分，變動不大，因此圖書館常誤編這一系列的書。如台北故宮的《新法曆書》誤題為《西洋新法曆書》，但其書根及封面皆作《新法曆書》。另外，從現存《西洋新法曆書》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

1) 潘鼐，〈西洋新法曆書提要〉收入：薄樹人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冊8，頁643-650。

2) http://www.imnu.edu.cn/html/2006~08/97.html，2008/6/12查閱。筆者感謝徐光台教授提供相關的會議訊息。

初版的底稿，大約可以看出湯若望在修纂《西洋新法曆書》時，應是使用《崇禎曆書》的書板，而重刻有修改的版面。南懷仁在重編《新法曆書》時，只改題封面的書題，封面底頁的板心仍作「西洋新法曆書」，內容與板式則完全相同。3)

明末雖有人讀過《崇禎曆書》，但這些讀者並未能告訴我們該書的內容。方孔炤(1590~1655)的〈崇禎曆書約〉曾經方家子孫編錄，從名稱看來是最有可能透露《崇禎曆書》相關訊息的文本。然而，該書實抄自《曆體略》和《泰西水法》，方家的人是否真見過《崇禎曆書》，無法由〈崇禎曆書約〉得知。4) 此或方家父子所見之《曆體略》版本乃王懩倩翁漢麐於1646補註出版之本子，王英明死於崇禎改曆之前，而在1646版中《曆體略》的註曾提及《崇禎曆書》，方家父子或因此而以為《曆體略》摘自《崇禎曆書》，熊明遇的《格致草》曾引《崇禎曆書》的書名，而該段的討論，出自《測天約說》。5) 他在《文直行書》中，引了《崇禎曆書》的天象，為人作壽序。6) 他另撰有〈欽天冊〉，稱美崇禎皇帝之改曆，「已有《崇禎曆書》珍藏石渠金匱中」，並以之比對中國歷代曆法，以為《崇禎曆書》超邁前代。他因而宣稱崇禎皇帝敬授民時之功已成，是以更當修省，以符天人之應。7) 熊明遇這篇有趣的文章，以西法的精確支持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天人感應觀，委宛地勸說皇帝善處災異與料理國政。王錫闡曾以其自創之法會通《崇禎曆書》，《崇禎曆書》成為王氏創法的比較基準。除此之外，王氏只謂其書：「有曆指為法原，曆表為法數。書百餘卷，數年而成，遂盛行於世，言曆者莫不奉為俎豆。」8) 未留下更多有關《崇禎曆書》的訊息。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列有《崇禎曆書》一百十卷，並有細目。黃氏為清初的藏書名家，從細目看來，該《崇禎曆書》亦非完本，但比較接近徐光啟進書時的書目。然其中亦有不可解者，如《測圓八線立成長表》、《通率立成表》、散表諸名目，具

3) 關於《崇禎曆書》數度改名重編的政治意義及其在曆算史上的角色，見：Pingyi Chu 祝平一, "Archiving Knowledge: A Life History of the Chongzhen lishu(Calendrical Treatises of the Chongzhen Reign)," *Extrême Orient, Extrême Occident* (6, 2007): 159-184.

4) 方孔炤，〈崇禎曆書約〉，收入：《周易時論合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47-148。

5) 熊明遇，《格致草》〈序〉，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2000)，冊6，頁55。

6) 熊明遇，〈壽劉大司空江餘暨配黃夫人偕壽序〉《文直行書》，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106(北京市: 北京出版社，2000)，頁366-368。

7) 熊明遇，〈欽天冊〉《文直行書》，頁463-466。

8) 王錫闡，《曉菴新法》收入：《四庫全書》冊793(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頁453。

不見與《崇禎曆書》相關資料中。9) 也許這些立成表或散表乃黃氏未適當分類或所藏為零本所致。

當時人的記載無法幫我們理解《崇禎曆書》的內容，我們只能求諸於現存之實物。10)不幸的是，現存之《崇禎曆書》多為殘本，散見於各地的圖書館：如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韓國首爾大學的奎章閣圖書館、英國牛津大學的圖書館、教廷的梵蒂岡圖書館、比利時皇家圖書館。11) 從印刷的品質和裝幀看來，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的本子可能是原來宮內用的本子。然而若從存留的內容來看，韓國首爾大學的奎章閣可能保存了目前最完整的本子，讓我們可大致一窺《崇禎曆書》的面貌。

奎章閣的《崇禎曆書》書衣皆誤題為《西洋新法曆書》。書衣之誤題可能因應改朝換代之情勢所致，將前朝的曆書加上本朝的新題。凡題為《崇禎曆書》之作，皆為徐光啟或李天經或二者聯合督修，且欽天監人員的分工亦詳載於上。二人名字前皆題有其職銜，而入清後改題的諸《崇禎曆書》衍生本，則在其職銜前皆加「明」字。參與修書的傳教士，或稱「極西耶穌會士」或稱「遠西耶穌會士」。若考量書題《崇禎曆書》的字體並不一致，「遠西」、「極西」之異，12) 或說明了《崇禎曆書》之編修費時甚久，刻書之工匠不一所致。其中唯一的例外是《測天約說》第二卷作「遠西耶蘇會士」，此卷亦是各書封面中首行唯一刻有日期者。

奎章閣的《崇禎曆書》內容包含了：《曆引》、《交食曆指》、《古今交食考》、《測食》、《恆星曆指》、《恆星經緯圖說》、《恆星經緯表》、《恆星出沒表》、《黃赤道距度表》、《正球升度表》、《五緯曆指》、《日躔曆指》、《日躔表》、《月離曆指》、《月離表》、《測天約說》、《割圓八線表》、《遠鏡說》、《比例規解》、《渾天儀說》、《測量全義》、《大測》、《籌算》，但缺了《交食表》與《五緯表》。13)

---

9)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四庫全書》冊676，頁360-361。

10) 祝平一，〈崇禎曆書考〉《明史研究》11(2008): 133-161。

11) 教廷梵蒂岡圖書館的《崇禎曆書》筆者未曾寓目。據余東所編的書目，該館藏有《幾何要法》四卷，《恆星曆指》卷一，《割圓八線表》、《大測》二卷，《測天約說》二卷、《黃赤距度表》，另有《崇禎曆書》殘卷。另外，該書目《西洋新法曆書》與《新法曆書》的本子分開編，但《新法曆書》本卻作1646年。案：《新法曆書》當是南懷仁在康熙八年後改編《西洋新法曆書》而成。因此，該書凡作《新法曆書》者，尚有疑義。

12) 與現有版本互較，奎章閣藏之《崇禎曆書》使用「遠西」或「極西」與他本大致相合。如《月離曆指》作「極西」，牛津藏與史語所藏皆同。《五緯曆指》作「遠西」，北京故宮本同。

13) 前者為牛津大學藏，後者則藏於北京故宮。徐光啓等修輯，《崇禎曆書》，收入：故宮博物院

為了要評估奎章閣《崇禎曆書》(奎中 3418-v.1-32) 內容的完整性，我們可以先假設入清後《崇禎曆書》便不再重印。由於曆法乃一朝之大典，湯若望不宜刷印前朝之曆書，因而重編改題為《西洋新法曆書》，並苦心孤詣地將「西洋」二字加在曆書上。加以清朝前期，文網日密，似不必大犯忌諱，重印該書。亦即，目前所知的各種《崇禎曆書》的版本，大體可以視為殘本，而不必疑其為書賈所偽。其實直到明末《崇禎曆書》仍不斷在修訂中，《西洋新法曆書》可謂是《崇禎曆書》的定本，只因改朝換代，而必須更換名稱。假若順治版《西洋新法曆書》的內容可作為衡量《崇禎曆書》內容完整度的標準，則奎章閣所存的《崇禎曆書》是筆者所知目前最完整者。[14)]

潘鼐認為《遠鏡說》、《測食》、《曆引》與《渾天儀說》非《崇禎曆書》之內容。但從奎章閣所藏看來，或許這四部書皆在崇禎末年收入曆書中。《遠鏡說》與《測食》皆是湯若望的舊作。在崇禎朝末年，湯若望已成改曆之主力。且《遠鏡說》介紹西洋的新儀器和新發現；《測食》則關乎改曆之主因，也許湯若望在崇禎末年便將之視為曆書的一部分。至於《曆引》與《渾天儀說》乃李天經接任之後所督修，雖然二者皆未有「崇禎曆書」之封面，但《渾天儀說》雖無「崇禎曆書」之封面，卻有與其他《崇禎曆書》相似的封面底頁，說明《渾天儀說》屬於「法器部，亦屬旁通」，並刻有參與者之職銜與分工。因此，該書可能在崇禎末年已收入曆書。奎章閣版《崇禎曆書》的《曆引》與經湯若望增刪後的《西洋新法曆書》中的《新法曆引》有相當出入，說明了李天經編纂時，已將《曆引》加到《崇禎曆書》中。

事實上在崇禎末年，湯若望對《崇禎曆書》的結構和內容已有相當完整的構想，而上述諸書，也都包含在他的編纂計畫內。在《曆法西傳》的〈西新曆法〉一節中，湯若望自謂其治曆之勞，以及已完成進呈御覽的曆書：

> 余故不辭艱瘁，晝夜測驗天行，參考西法，然後正其紕繆，補其闕畧，約有數十餘

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0)。

14) 北京故宮版的《西洋新法曆書》序雖是順治二年，但該書的〈新法曆引〉等書，湯若望以「勅錫通玄教師加二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事」的職銜出現。據黃一農教授所考，湯若望於順治十二年(1655)獲得該頭銜。因此，北京故宮版的《西洋新法曆書》可能於1655年後所刷。又由於該版的序與湯若望的奏疏只到順治二年。因此，此再版之曆書，可能仍保留順治初版的樣貌。見：黃一農，1992，〈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收入《歷史與宗教 - 紀念湯若望四百週年誕辰暨天主教傳華史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92)，頁42-60。

款。于是著成曆書，解明法原，詳整法數 … 共計百有餘卷。已經進呈御覽，蒙恩宣付史舘。… 茲更將法原諸書逐卷挈其大指，以便觀覽。15)

在介紹完法原諸卷後，湯若望還開列學曆必備的著作內容：

更著學曆要書，如割圓法、八線表、視學、幾何要法、測量全義、渾天儀用法、比例規、籌算開方等法，以為旁通之學，而曆學于是乎大備。16)

按：《曆法西傳》當作於崇禎末年，書中曾謂：「上乃決計散遣魏文魁等回籍，一意頒行新法，惜兵事倥偬，未免有待將來耳。」17) 崇禎皇帝於十六年(1643)八月下詔採用西法。18) 從語氣上看來，《曆法西傳》似乎撰於魏文魁被絀與崇禎下詔改曆之際。若然，則《渾天儀說》等諸書，收入《崇禎曆書》只是遲早之事，也說明了《崇禎曆書》與《西洋新法曆書》之隔，純因改朝換代所致。奎章閣藏的《崇禎曆書》，正見證了明末《崇禎曆書》雖已刻刊，卻仍不斷修訂的情狀。

奎章閣《崇禎曆書》當為明版，尚有一佐證，即該書的《曆引》。《西洋新法曆書》、《新法曆書》和《新法算書》皆有《新法曆引》，此乃湯若望據明末羅雅谷(Giacomo Rho, 1593~1638) 所撰的《曆引》改編而成，二者內容不盡相同，(表一)。自《新法曆引》行，而明版的《曆引》遂隱。馮榮錦教授曾據日本安政二年(1855)的《崇禎曆書曆引》刊本比較《新法曆引》和《曆引》的差異。19) 奎章閣的《曆引》刊本可能是海外孤本，相當珍貴。20) 馮氏並認為《曆引》並未進呈，這或許也可以從奎章閣版的《曆引》版面得到印證。一般《崇禎曆書》各書的領銜人徐光啟或李天經列於封面底頁的第一行。然而奎章閣版的《曆引》卻將兩位欽天監中的人員祝懋元與黃宏憲列於首行，題名之下，如此明顯的排版錯誤，說明該版的《曆引》可能尚未進呈；或至少必須待改正後才能進呈。(圖一) 日本安政的版本則改正了這個錯誤，並增添龍華民為作者之一，且加上「訪舉博士李次彪潤」；而校對者

15) 湯若望，《曆法西傳》《西洋新法曆書》第一冊，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0)，頁263。

16) 湯若望，《曆法西傳》，頁274。

17) 湯若望，《曆法西傳》，頁263。

18) 張廷玉等，《明史》〈曆〉一，收入：《四庫全書》，冊297，頁366。

19) 馮榮錦，〈李天經及其《崇禎曆書曆引》〉收入：李熾昌主編，《文本實踐與身份辨識：中國基督徒知識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18-226。

20) 上海圖書館尚有一《曆引》的抄本(線善T49120-21)，當是據刊本抄成。

表 一.《曆引》與《新法曆引》之內容比較表

《曆引》	《新法曆引》
李天經序	
寰宇序次	曆學維新
天體	地球
天道	天道
日軌	曆元
年月	曆算
晝夜晨昏	句股
恆星	割圓
太陰	恆星
交食	星中出沒
五緯異行	日軌
五緯緯行	年月
五星伏見	晝夜晨昏
星中出沒	太陰
三餘	交食
曆學改革	三餘
曆元	五緯異行
曆算	五緯緯行
句股	五星伏見
割圓	測太陽
測器	測恆星
測太陽	測太陰
測恆星	測五緯
測太陰	測器
測五緯	時晷
測時晷	
新舊二法疎密之徵	
訂正古法	

則多加了「訪舉儒士陳士蘭」，並刪去「耶穌」二字，成為「遠西會士」，以符合日本禁教的國情。[21] 有趣的是為安政作序的澀川景祐(1787~1856) 卻謂湯若望的《新法曆引》「所說約略，不如本編(即《崇禎曆書曆引》) 之完善，所以不取也。」[22]

21) 羅雅谷、龍華民著，澀川祐賢校，《崇禎曆書曆引》(早稻田大學藏，安政二年版)，頁1a。比較日、韓的刊本，奎章閣本似乎更近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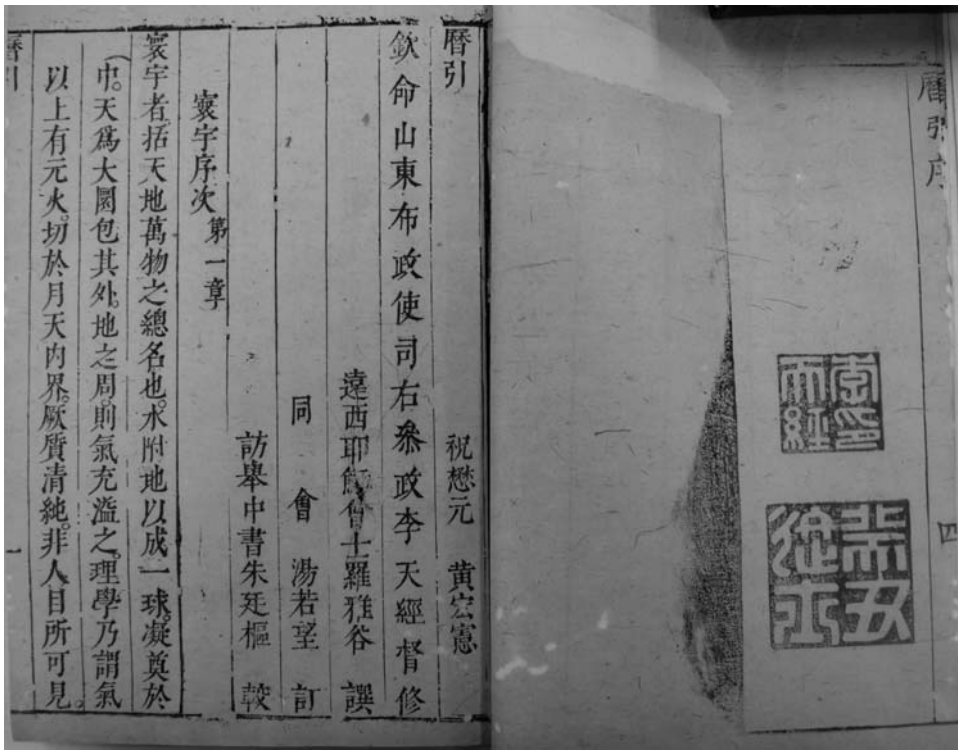

曆引
欽命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天經督修
祝懋元 黃宏憲
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 譔
同 會 湯若望 訂
訪舉中書朱廷樞 較
寰宇序次 第一章
寰宇者括天地萬物之總名也。水附地以成一球。凝奠於中。天爲大圜包其外。地之周則氣充溢之。理學乃謂氣以上有元火。切於月天內界。厥質清純。非人目所可見。

圖 一.《曆引》首頁

二、《曆引》小論

湯若望改編的《新法曆引》文字較為通暢，順序亦合治曆之邏輯，但其引介西法的策略卻和《曆引》不同。《曆引》首先以「寰宇序次」介紹西方的宇宙論、地圓、氣候帶、地球之大小、月天下四行之性質及作用、及其上之十二重天，這與利瑪竇在《乾坤體義》中所介紹的宇宙圖像相仿。有趣的是，羅雅谷在此所介紹的宇宙觀竟然是亞里斯多德水晶天殼模型，而非《崇禎曆書》所用的第谷模型。羅雅谷除了表明改曆的根本在於西方的宇宙觀外，似乎也以此強調宇宙秩序藏於萬能之天主，曆法之可測，其故在此。陽瑪諾在《天問略》中謂：「第十二重為天主上帝諸神聖處，永靜不動，廣大無比，即天堂也。」[23] 羅雅谷雖謂：「列星以上，無復象緯可測

22) 澀川景祐，〈刻曆引敘〉，羅雅谷、龍華民著，《崇禎曆書曆引》，頁2b。

23) 陽瑪諾，《天問略》，收入：《四庫全書》，冊787，頁852。

…… 故亦不論」,[24] 卻已將曆法的基礎暗埋於天主教的宇宙觀中。

在描述完宇宙之大略後，羅雅谷依序論說天體、天體運行之軌道、年月之長度、其後及於恆星、五星、交食、西方測算之法與儀器、終於對中國曆算的批評。但羅雅谷在「天體」一節中，卻又指出亞里斯多德水晶天殼模型與第谷模型間的差異，並謂「是又必不能言星于諸天層各堅實矣。」[25] 直是否定了水晶殼模型。難怪方以智會說：「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于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26] 對於天體為何會動，羅雅谷也以神學方式回答：「有謂天非生物，自不能行。所行之原，必在厥外，故每層必有一靈者以運之。」[27] 而月天以下世界的運動，羅雅谷則以四行本性的自然趨勢為解。

羅雅谷在《曆引》末兩節以〈新舊二法踈審之徵〉和〈訂正古法〉為題，力批中法之粗疎。羅雅谷批評舊法節氣不真、以南京北極出地算日出入晝夜時刻、未顧慮歲差以致宮度有異、經星距度有偏誤、五星之算尤疎、只依立成表計算，未求曆法之所以然、新法儀器較優、並有弧三角形之法、新法訂正舊法日月及地景之徑度、舊法不諳緯行及小輪之理、未考慮時差、無句股割圓及諸三角形之全法。[28] 羅雅谷的《曆引》始於西方神學式的宇宙觀，而結以批評舊法，除了展現他與舊法爭勝的企圖外，也藉著改曆的機緣，暗渡天主教義。在上帝的庇祐下，新法之優異，絕非偶然，而是神意自然秩序下的一部分。

湯若望的《新法曆引》刪去了羅雅谷對舊法的批評，並將相關問題整合至《新法表異》的下卷中探討。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入清後局勢的改變，《新法曆引》採取了很不一樣的文本策略。湯若望摒棄了影射上帝與天使存在的水晶球模型，轉強調西法的來源、西法實測上的精確以及曆法對於新朝的重要，來引介新法：

> 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曆名家：曰多祿某、曰亞而封所、曰歌白泥、曰第谷四人者。蓋西國之于曆學，師傳曹習，人自為家，而是四家者首為後學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測驗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極。旅輩採其精詳，究其奧賾，而又參以獨得，發所未發焉。更審今測，以廣古測，必求合天。年世互考，中西名例，半皆仍舊，合異歸同。[29]

---

24) 羅雅谷，《曆引》，頁3b。

25) 羅雅谷，《曆引》，頁4b。

26) 方以智，《物理小識》收入：《四庫全書》冊867，頁771。

27) 羅雅谷，《曆引》，頁4b。

28) 羅雅谷，《曆引》，頁58a-61a。

29) 湯若望，《新法曆引》，《西洋新法曆書》第一冊，頁276。

湯若望放棄了以神學式的宇宙觀來合法化(legitimate)新曆，不只因為《西洋新法曆書》中用的是第谷模型，更因為新朝的統治者關心的不是宇宙觀的問題，而是曆法是否準確合用。他在起首一節〈曆學維新〉中，表明曆學最難在於創法，即使中國造曆有七十餘種，而能立法者不過十三家，且這些新創之法，常不明曆學之原理，即使所謂修曆，亦不過是各種數據的調整。[30] 立法創新之難，更凸顯湯若望的貢獻。而且新法就如中國的曆法一樣，並非憑空杜撰，乃依其千年的傳統所編訂，其權威因而不容他人任意挑戰：

> 新法非一人之法，非近創之法，良由博古深思，參互考訂，以得一真，無容妄議。[31]

湯若望之新法乃融合西洋古今曆法之傳，曆面上所加上「西洋」二字，便清楚地說明了新法的來源。而且「新法悉本西傳，非敢强天就法也，乃為法以合天。」[32] 如此應合天行的曆法，符應了新朝的天命，可以永遠相傳：

> 成書已進闕庭，新法已行天下，用彰昭代曆典，度越前古，暨質諸來禩，雖億萬年永永不爽云。[33]

湯若望以「立法者」之姿，護衛了清國的天命，仿佛新、舊法之別，正如明與清間的斷裂。湯若望也因而將新法合法性的基礎，與新朝緊繫，猶如雙生，缺一不可。新法不再仰賴上帝所建立的宇宙秩序，而依棲於世俗君主所建立的人為秩序；新法是新人為秩序的符命。湯若望也因此成為欽天監的管理員，為傳教士取得一個穩固的基地。

三、朝鮮、清國、圖書館

至於奎章閣的《崇禎曆書》來歷為何，今已不清楚。崇禎四年(1631) 使明的使節鄭斗源已得到一些西方的曆法資訊和儀器。鄭氏甚至還獲得了《治曆緣起》一卷。

---

30) 湯若望，《新法曆引》，頁275-276。

31) 湯若望，《曆法西傳》，頁256。

32) 湯若望，《曆法西傳》，頁262。

33) 湯若望，《新法曆引》，頁276。

若此記載可信，那麼徐光啟等改曆諸人，早就自覺地在記載改曆的過程。這或許和傳教士收集與教會相關的官文書之習有關，也可能是他們的通信制度所養成之習性使然。[34] 1644年，觀象監提調金堉出使清國，帶了兩員日官欲學《時憲曆》，未果，購書而還。[35] 奎章閣的《崇禎曆書》或即此歟?其後購買曆書似乎成為燕行使臣的常務之一。

明末質於盛京，於1645年初回國的朝鮮昭顯世子，對西學很有興趣。相傳他回朝鮮時，便攜有西學書籍與天文儀器等。明清改憲之際，在京的朝鮮使者也不時打探時憲曆的相關資訊。謝恩使李景奭報告：

> 臣等又以《時憲曆》密買之事，廣求於人，而得之甚難。所謂湯若望者，又無路可見。適逢本國日官李應林之子奇英，被擄在彼。其人頗通算術，且慣華語，臣使之學習曆法於湯若望，約以他日，當遣其父，傳學以來。且給白金數十兩，使買曆法之書於湯若望，以爲他日取來之計。其書凡一百四五十卷云。《時憲曆》者，西洋國人湯若望所造也。我國使臣之入北京也，俾得一本，較之舊曆，二十四候氣至之日，頗有不同。聞湯若望仍在北京，景奭之行，使求其法而不能得。[36]

朝鮮使臣為了求得剛出爐的《時憲曆》，願祕密出價購買，甚至派被清人所擄之朝鮮人向湯若望學習，以便日後傳法於朝鮮。李景奭也注意到《時憲曆》與舊法有異，或因此而汲汲求之。

1651朝鮮使人「重賂學於欽天監」，1653始用《時憲曆》。然而，對於五星的計算，仍未了然。朝鮮的觀象監甚至致書何國宗之父何君錫，往復討論《二百恆年表》中日躔之高衝；金水星之引數、年根等問題。當時何君錫已頗有年歲，觀象監還建議「必及何君錫未死之年學得」，並建議當年應出使清國之使臣，向其探求年根法之故。[37]

朝鮮人對西洋曆算不只有興趣，也相當關注中西曆算的爭議。奎章閣便藏有一套書衣題為《西洋曆法》(奎中 3419-v.1-82)的書籍，封面則題為《新法曆書》。這套

---

34) 這條材料也解釋了何以牛津大學藏的《崇禎曆書》有《治曆緣起》。本人感謝石云里教授提供牛津大學所藏的《崇禎曆書》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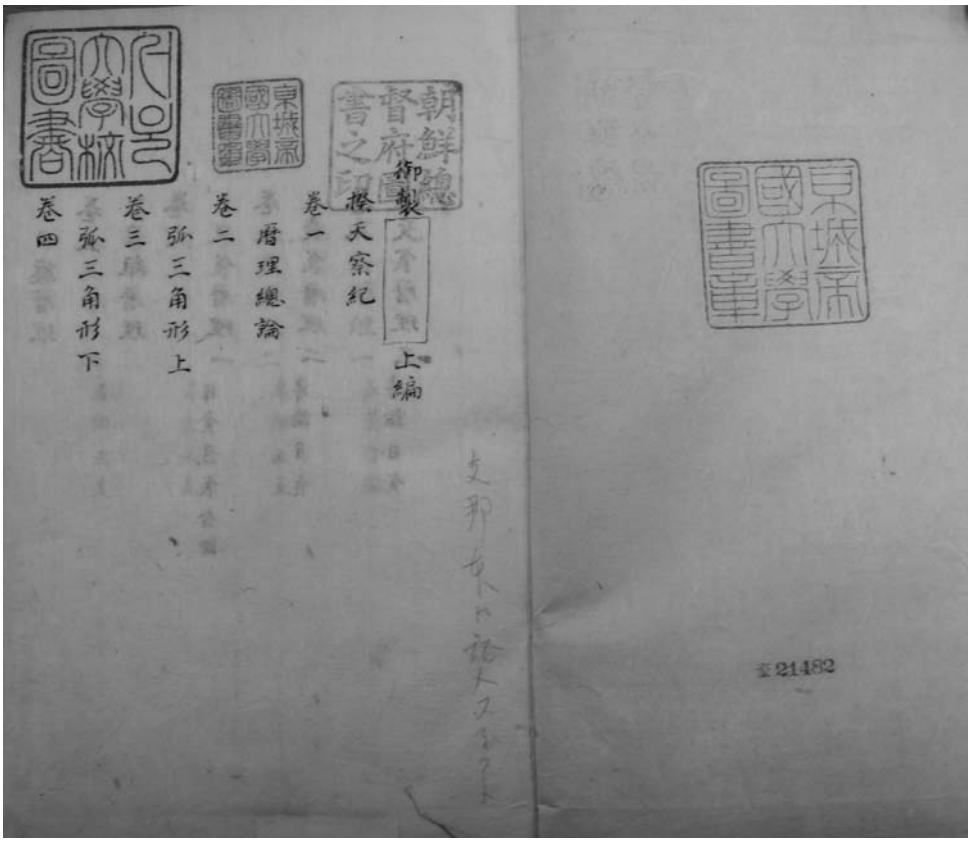
35)《增補文獻備考》〈象緯考〉卷一(울特別市：明文堂，1959)，頁18-19。
本人感謝林宗台教授提供此一資料。

36) 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二十四年(1646年) 六月戊寅，卷四七(서울特別市：國史編纂委員會東國文化社，1955~1958)，頁278。本人感謝林宗台教授提供此一資料。

37)《增補文獻備考》〈象緯考〉卷一，頁19-20。

八十二冊的《西洋曆法》中，湯若望未分卷的《奏疏》只收到崇禎十七年，與《治曆緣起》相同。這套書還另收了由南懷仁在康熙八年之奏疏所集成之《熙朝定案》，也收了南懷仁反駁楊光先的《不得已辨》。雖然我們不知何以這兩本書混入《西洋新法曆書》，但也許書衣題為《西洋曆法》也許正是為了包容這種混合性。奎章閣這套《西洋曆法》，似乎顯示朝鮮人對於「康熙曆獄」的關注。

其次，朝鮮人取得中國曆算新資訊的速度也相當驚人。奎章閣藏有一套十冊十六卷的《欽若曆書》(奎 12712-v.1-10) 抄本。《欽若曆書》即《曆象考成》的原名，不知為何在最後出版時改名。上海復旦大學所藏的《欽若曆書》刊本，書口上之「欽若曆書」皆被塗去，其餘板式和內容皆與《曆象考成》同。[38] (圖 二) 因此，《欽若



圖二:《欽若曆書》抄本

38) 本人感謝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吳格先生之助，讓我很快瀏覽此書。

曆書》可以說是康熙末年曆算新知的半成品。然而朝鮮人居然在《曆象考成》尚未正式推出之前，便抄了一份半成品，而且板式、內容乃至抹去的書口，皆與《欽若曆書》的刊本相同。朝鮮人積極取得清國的曆算新知，與其速度之迅捷，實在令人嘆為觀止。而且朝鮮人更新曆法數據也很迅捷。他們在1725年已採用噶西尼的數據和喀卜勒的橢圓軌道模型。39)

朝鮮雖受清國之曆，但從清初到乾隆時期，朝鮮使臣求取曆算訊息的努力不曾稍歇。例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朝鮮使臣便問傳教士戴進賢(Ignatius Koegler, 1680~1746)與費隱(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西洋天文書有以漢字翻出者乎?」二人答曰：「俱在皇上內庭，不可輕易取看。」 不過二人還是送了朝鮮使臣推步書一卷。40) 這段軼事說明了赴華的朝鮮使臣，同時也收集清國的科技情報；也說明朝鮮使臣除了購買外，亦以禮物交換的方式，獲取他們所要的訊息。1741年，「譯官安國麟、卞重和往來於天柱(按：當為「主」之誤) 堂，深結西洋人戴進賢、徐懋德，百般周旋，得《日月交食表》、《八線對數八線表》、《對數闡微表》《日月五星表》、《律呂正義》、《數理精蘊》、《日食籌稿》、《月食籌稿》而來。」41) 朝鮮人動之以情、鼓之以利，以便取得他們所需的資訊。不過，購買似乎仍為最平常的管道。例如1744，他們便購得了兩年前成書的《曆象考成後編》。42)

朝鮮人不只取得中國的曆書，他們也以板刻和手抄的方式流傳這些訊息。奎章閣所藏的朝鮮古籍中有《新法曆書》和《曆象考成後編》的刻本，另有《西洋新法曆書》與《新法曆書》的抄本各一。有興趣的讀者，也許還可以從中找到不完全的重複，甚至可問，這些天文資料若要重刻，是否會隨著朝鮮的位置而有所調整?奎章閣所藏的《康熙十八年時憲書》，便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使用者的筆記。雖然這些刻本與抄本的內容或許與和它們同名的中國書籍無異，但他們卻以物質性的存在，見證著朝鮮、清國和西洋三個不同世界的交會與衝擊。

抄寫(或重刻)本身就是神聖的行為，試著完全重複它們的祖本，像神依著祂的形像造人。然而，完全重複本身就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就像從神的形像所造出的人，卻免不了背叛了神／父而墮落；猶如圖書館的探險者常見到與祖本有異的刻本或抄本。從奎章閣的收藏，我們無法得知歷史的行動者如何閱讀和使用個別書籍。我們

39)《增補文獻備考》〈象緯考〉卷一，頁20。

40) 李器之，《一菴燕記》(抄本)無頁碼。本人感謝林宗台教授提供此一資料。

41)《增補文獻備考》〈象緯考〉卷一，頁21。

42)《增補文獻備考》〈象緯考〉卷一，頁21。

甚至無法得知這些書的身分，以及他們如何落腳於奎章閣。然而它們靜靜地藏在書架上，對於改朝換代，人事變遷，無動於衷，只以其自身的存在激發後來使用者無限的遐想，也默默撫慰他們的心靈。

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認為宇宙像座圖書館，無垠無涯，而天堂也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一個中文世界的旅人，從別的圖書館進到奎章閣，「發現同樣的書籍會以同樣的無序進行重複(重複後便成了有序：宇宙秩序)。有了那個美妙的希望，我的孤寂便得到一些寬慰。」[43)]

43) 博爾赫斯，〈通天塔圖書館〉收入：林一安主編，《博爾赫斯全集》冊一(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頁123。